



钟白伊

江太平

著

中华少年英才丛书

少年名医



ZHONGHUASHAONIANYINGCAICONGSHU

· 中华少年英才丛书 ·

少年名医

江太平 钟白伊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1995 · 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 6 号

责任编辑:姜在心

封面设计:刘丽萍

中华少年英才丛书

少年名医

Shaonian Mingyi

广州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 编

江太平 钟白伊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8 号楼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· 4.75 · 字数 92 000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000

ISBN7—5319—1318—6/I · 320 定价:4.60 元

编 者 的 话

自古英雄出少年。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少年数不胜数。这些少年的业绩世代相传，竞为楷模，相映成辉，展现出中华民族蓬勃的朝气与生机，激励着世世代代的少年努力奋进，后浪推前浪，一代胜一代。

新的世纪正在向我们招手。历史是不能割裂的，没有过去，也就没有未来。因而，有必要让新一代的少年从民族传统的精神与美德中汲取营养。历史上的杰出少年，正是激励他们大步走向未来的光辉榜样。从此意义上讲，这些历代的杰出少年也同样是属于未来的。可以说，我们正是寄希望于未来，才决计开始了这一文字工程，编辑出版“中华少年英才”丛书，以此献给当代的少年朋友。

这套丛书将分类单册相继出版。由于我国文史资料浩如烟海，其中有关杰出少年的史料又都散逸在各种各类的典卷册页中，每成一书，都须精细周密地发掘、钩沉。唯其所以，难免有遗珠之憾；加上既要力求忠于史实，又要准衡以新思想，新精神，这就尤其难免会出现偏差鄙陋。还请专家、学者和读者们多加指正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，为新一代少年朋友所喜爱。

目 录

黄帝的神鸟——扁鹊(江太平)	1
少年华佗(江太平)	22
“医圣”张仲景的少年时代(江太平)	42
风火炉旁一少年——葛洪(江太平)	57
求实的少年——陶弘景(江太平)	73
儿科圣手——钱乙(钟白伊)	80
医中之圣——李时珍(钟白伊)	99
叶桂拜师(江太平)	127

○ 黄帝的神鸟——扁鹊

江大平

扁鹊，战国时医学家，勃海郡郑县人（今河北任邱），原名吴越人，少时拜江湖医生长桑君为师，数载业就，四处行医，虽年少，但能存心济世，且医术精湛，少即成名。他植根民间，为人民的病痛终日奔波劳累，也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，曾治好患尸厥症假死数日的虢(guó)国皇太子；曾四次提醒齐桓公就医治病，因齐桓公不加理会，而致死亡；曾救活5天不省人事的晋国大夫赵简子……人们以远古黄帝的神鸟扁鹊称呼他。他反对当时盛行的巫医，和他们进行不屈地斗争。后来因为秦武王治病，遭太医令李醯(xī)忌恨，被刺身死。

巧斗巫医

在山神庙的殿堂里，几个少年头碰头地在计议着什么事，为首的一个身材修长，脸庞黑瘦，双眼却炯炯有神，他叫吴越人，是个孤儿，跟着开饭铺的阿叔生活。阿叔教吴越人读过几年书，由于勤奋颖悟，肚子里确有点文墨，加上头脑清醒，遇事有主见，自然成了村里少年们的头了。他们在计议什么呢？最近村子里流行时疫，几位老人已染上时疫死了，他们的小伙伴

季子也染上了此病。季子的父亲是个生意人，常在外面跑，思想要开放些。吴越人劝说了季子的父亲，从30里外的镇上，请来江湖医生长桑君为季子治病。可长桑君还没有进村，就被村里的巫医邀集一些保守落后的三老四少给赶跑了。这下染上时疫的村民们全靠几个巫医装神弄鬼、驱邪去煞和服用所谓“神灰”、“神水”来治病了。这几个少年在一起计议要揭穿巫医们的鬼把戏，让医生能进村为病人治病。他们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还是吴越人出了个主意，从他们的伙伴季子的病着手。因为季子的父亲已求救于本村的巫医灵吾，今晚上灵吾为季子驱邪治病。这灵吾是方圆数十里巫医们的头头，在本村很有权势。那时还是公元前数百年，人们缺乏科学知识，医生这行当，没有社会地位，人们看不起，而巫医却被人重视。因为人们认为人生病是天降灾，是鬼邪作祟，人生了病，就该求天神保佑，驱邪镇魔以消灾免难。这人与神的联络就由巫医来沟通。巫医是“神灵”的“弟子”，以“天仙”的身份出现，他们的看家本领就是书写“符咒”，“符咒”是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，他们叫它“丹书”，把“丹书”烧成灰，或用杯子盛水在杯水上画符念咒，然后让病人服用治病，这当然是一种非常荒唐的事，所以常常诊死病人。但人们又无法怪他们，因为他们说人病死是天命和信不信道的问题，天命不可违，该死就得死，信他们的道就灵验，不信就该死。所以巫医们肆无忌惮地想着法儿诈骗钱财，为害百姓。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是财佬，就是民间的权贵；有的则附庸于当地的财佬权贵。这灵吾就是这方圆数十里的首富，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。他有8个如狼似虎的弟子和一班追随他的人，像吴越人等几个小孩，又奈他如何！

入夜，季子家门前用木头搭起的法坛上，烧红了“铁烛”。这铁烛是用铁铸成的圆筒，里面装满桐油，再将用布帛做成的灯芯点燃，光亮很大，远近数里都看得到，既照明，又为驱邪造就个肃穆、隆重的氛围。法坛前燃起一堆篝火，熊熊烈烈，篝火烧的是焦干的竹子，不时发出爆裂声，很有气势。一阵沉闷的铜锣敲响，灵吾披挂上阵了。只见他手持九节杖，赤裸着上身，腰间系个三角形豹纹花裙，头缠红绿相间的绸带，黑色披风拖地，赤脚。8个徒弟均着玄色对襟短衫，袒胸露腹，戴着各种狰狞可怖的面具，手中各执青、赤、黑、白四色镶成的长方小旗。灵吾登上法坛，8名弟子左右侍立，灵吾在法坛上由缓到快地扭呀唱呀起来，那嘶哑的嗓门，惨兮兮的调儿，加上弟子们不时地“嗬儿、嗬儿”的呼喊，不禁令人毛骨悚然。

驱邪开始了，灵吾在弟子们的呼拥下，跳下法坛到病人家，穿房入室地搜寻，而后绕门前篝火三匝，再蜂涌至村头。村头有棵千年古柏，树身极大，须10人携手，方能绕树一圈。树干下端已朽空，并开了个口子，形成个不小的树洞，但仍苍劲挺拔，高耸入云，甚是雄伟。原来季子生病是古柏作怪，季子为树妖所缠，当然这些都是从灵吾口里唱出来的。既然闹清了生病的原由，接下来就要祭树，也就是祭奠树妖，求树妖开恩，放了季子。据灵吾所唱，树妖要召季子为弟子，祭也无用，求也无用，树妖不肯放过季子。这样一来，剩下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掏树心了，能掏出树心来，树妖就自顾不暇，对季子也就无能为力了，“天仙”——灵吾就可以安稳地把季子抢回来。掏树心的表演是整个驱邪过程中的高潮，够精彩的了，虽说章法摆尽，其实就是从树洞里掏出个物件，外面用红布裹着，抖开露出个

似猪心那样的东西，也就是“树心”。玩这个把戏，大家看的多了，不过最为过瘾的是掏出的“树心”，必须由“天仙”一口吃掉，才算大功告成。灵吾吃“树心”的表演确实不同凡响，那“树心”塞进嘴里，大嘴儿一张一合，口角随着流出涎水，他那十分得意、十分饱足的表情，真像是咀嚼大块鲜美的肥肉似的，观看的人也不禁会流出口水。

围观的村民中，吴越人和他的小伙伴们正挤在人群的最前面，他们的心情又与众不同，他们的眼睛瞪得老大，紧张而又似乎很惬意。

开始掏树心了，灵吾绕树三匝，唱了许多大家似懂非懂的话，大概是与“树妖”对话吧。看来“树妖”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，只见他毫不犹豫地钻进了树洞，人们听见他在树洞里“呜哇、呜哇”地大叫了三声，然后从树洞里跌跌撞撞地翻了出来，手里捧着红色的“树心”，这“树心”也不过杯口那么大小，灵吾天仙将“树心”举过头顶，跳之跃之，扭之唱之，表现他的胜利。一会儿，他将树心塞进嘴里，嘴张得大大的，腮帮也鼓了起来，可是，怎么啦？张开的大嘴合不下来，随着眼睛也变成铜铃似的，因为是夜晚，火光闪烁，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，恐怕也是极为难看的吧！接着只见他的肩膀抖动不已，终于“哇”的一声，将“树心”吐了出来，自然树心没有咽下肚子，连在季子家吃的鱼呀肉呀酒呀都呕了出来。你说这是怎么啦？因为“树心”一塞进嘴里，灵吾就知道不对劲儿，这不是他派弟子暗暗藏在树洞的、用面粉和糖做成的树心，这是用面粉裹着的肮脏东西。人的舌头是品味的，舌尖品甜，舌根品苦，而这东西落在舌头上，说不出的滋味，只觉着它酸溜溜、臭哄哄、膻腥腥。他从未

食过粪便，并不知道粪便的味道，但这“树心”一进口，他就意识到是粪便无疑。原来这就是吴越人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山神庙共同商量的妙计。

吴越人和伙伴们，一齐站到灵吾的面前。

吴越人说：“这‘树心’是必须吃掉的，不能吐出来，否则驱不了邪，治不好季子的病。”他说得很认真，小伙伴们虽一齐帮上腔，但到底是一群小孩，他们又忍俊不禁，哈哈地笑作一团。

既是天仙，神上了身，就不能和平常人一样说话，只能扭着唱，但这时的灵吾，还能有什么规矩呢？只见他双膝跪地，一边呕吐，一边哼哼唧唧地咒骂，乍一听还以为他是在咒骂树妖，其实他是骂这群小把戏，他已明白是这些小把戏跟他作对。

吴越人在小伙伴们的簇拥下爬上大树旁边的土堆，他从怀里掏出个与刚才灵吾掏出的“树心”一模一样的面粉疙瘩，扬着说：“这才是‘树心’，是灵吾天仙今日下午藏在树洞里的，我们用驴粪蛋给他调换了。灵吾天仙当然吃不下驴粪蛋，可这面疙瘩才好吃呢！”说着掰开手中的面疙瘩，分给身旁的伙伴，小把戏们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他还讲了一些话，意思是村里的病人快要死了，再不要由灵吾胡来，赶快请医生诊病等等。

吴越人揭破了灵吾的鬼把戏，村子里的人不再要灵吾驱邪治病了，灵吾也没脸再胡闹，长桑君被请进了村。

学 医 受 阻

吴越人所住村外有个悦来客店，是吴越人的阿叔开的。阿叔本是个读书人，因家境不济，才弃文从商。他无儿无女，把吴

越人当亲生儿子看待，爱护备至，从小教吴越人读书识字，很想将来能出人头地。吴越人不仅发愤读书，还帮阿叔经管客店。他有头脑，能干，且有文墨，把客店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吴越人生来有颗善良的心，对待来店住宿的旅客十分热情，常常帮助别人。阿叔见他心肠这样好，自然也十分高兴。

长桑君请来村里，夜晚就宿在这悦来客店。他已是半百之年，又怎与吴越人交上朋友的呢？长桑君是个江湖医生，不是本地人，但在这远近跑得多，是悦来客店的常客。由于他忙于为人治病，到客店住宿，也是来得晚，走得早，风尘仆仆，十分辛劳。有时来晚了，没有了铺位，吴越人总是想方设法为他安排，有时就邀他与自己搭铺，虽然俩人年岁相差甚远，却很谈得来。长桑君一肚子学问，满脑子济世救人的思想，对吴越人的影响很大。吴越人在长桑君身上学到许多为人处世最宝贵的东西，他发誓要做长桑君这样的人。从而俩人成了忘年之交。

长桑君来到村里，虽治好了季子的病，还有几个乡亲正病着，而且这时疫似乎在蔓延。他除了尽力为乡亲们治病，还要忙着上山采药，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，自然吴越人成为他最好的帮手，比如上山采药啦，护理病人啦等等。吴越人也非常乐于做这些事情，同时也很自然地萌发了拜长桑君为师学医的念头。长桑君也十分高兴，他早就看中了这棵苗子。几十年四处行医，积累了不少经验，也想找个可靠的传人，而吴越人又是多么合适，所以俩人私下一谈便妥。但是没想到阿叔却极力反对。

阿叔反对吴越人学医，最主要的一点是看不起医生这一

行当。中国历代都视“行医”为“下流”的行业，做医生也就被人看成是伺候人的下等人。所以阿叔极力反对，认为学医不但没出息，还有辱门风。吴越人却与众不同，他思想超越，没有这些世俗之见，看准了行医这行当。他认定行医是济世救人，是高尚的职业。要依他来排这七十二行的次序，行医应该是上九流，就是说这行医与上九流的佛祖呀，天地呀，并不相上下，因为都有一颗菩萨心肠。而佛祖、天地是在冥冥之中，求之不应的。医生却是重实际，救死扶伤的。这样一来，吴越人与阿叔便僵持起来。照讲吴越人从小听话，最解人意，特别是阿叔对他的养育之恩，他时刻在想着报答。但他有一股犟劲儿，认准了的理，绝不服输，因而阿叔拿他也真没有办法。但阿叔反复琢磨，认定事情的根子在长桑君身上。侄儿和长桑君是好朋友不是？侄儿是要拜长桑君为师学艺不是？定是长桑君这江湖医生对他的勾引，才使他着迷的。于是阿叔把心思放在长桑君身上了。

这晚上阿叔备了几样小菜，暖了壶酒，在店堂里候着长桑君回店，他要和长桑君聊聊，恳求长桑君放过吴越人，不要收吴越人为徒，死了吴越人这学医的心。

已经是半夜了，油灯烧干了，又添满了油；酒热了三次，大概又已经凉了，长桑君才拖着疲乏的身子，在吴越人的陪同下回到店里。阿叔没有让长桑君去睡下，而是让他坐在桌前，桌上一壶酒，几样小菜，阿叔单刀直入挑开了话题。

“长桑君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！”

“快别这么说，你也是个好人呀！”

“唉！我早年丧偶，命薄呵！”

“不是有越人这个好侄儿在你身边吗？他可是个好孩子！”

“这倒是，我怕他翅膀长硬了，会飞走的。”

“唔，不会吧，越人这孩子情义可重呵！”

“嗯！长桑君，请不要见怪，我这侄儿，聪明颖悟，幼读诗书，我想他将来能出人头地。”

“不错，我完全相信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今晚要和你说的就是……”

“就是什么？”

“长桑君，你千万不能收越人做徒弟！”阿叔说话的语气是硬梆梆的，没有半点松动的余地，而且带着几分哀求。

长桑君似乎胸有成竹，他笑笑说：

“你不愿他做医生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可他有一副济世救人的好心肠！”

“干别的同样好呀！”

“他聪明，悟性高，学医定有成就。”

“长桑君，你别见怪，这学医，人所不齿呵！”

“想不到你也有这世俗之见。”长桑君沉吟了一会儿说。

“再说我年纪大了，越人他难离我的左右。不像你，你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呀！”

“不，你误解了，我也是有妻室儿女的人，可为了行医，我只得暂时忘记他们。”长桑君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“是这样……你可不能忘记他们，他们是你的亲人呢！”

“他们却常鼓励我，把病人也看成亲人。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你是你，越人是越人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阿

叔生气了，他站了起来，气嘟嘟地说。

长桑君沉吟良久，他看着阿叔在店堂里“哐哐哐”地走动，好像要把一肚子闷气，全发泄到这泥地上，他有些可怜这位阿叔了。但是他想到吴越人那执着的学医的愿望，他不能出卖朋友呀！于是他坚定地说：

“不行，我不会死这条心的。当然这决定于越人自己，他要是定要跟我学医，我一定将他教好。”

“你，那好，你离开这里吧！”

阿叔认为只要长桑君离开村子，一个12岁的孩子，很快就会忘掉一切的。

“这里有我的病人！”

“这我管不着！”

.....

阿叔邀集了村子里的一些人，其中包括已闭门不出的灵吾及其一群门徒，终于又将长桑君赶走了。

根除病魔

对此，吴越人很生气，他真没想到阿叔会这么干，可他无法挽回这个局面。长桑君悻悻地走了，留下了村子里的几个病人。本来这些病人在长桑君的救治下，已有了转机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可现在，大都犯了病，又沉重起来了。病家无法，只好又请灵吾出马。吴越人看到这景象，真不是滋味，因此他学医的念头更加坚定了。他留下一封书信向叔父告罪，离家出走了，去找长桑君学医，济世助人，完成他的心愿。他从当时的齐国来到晋国，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长桑君。他的到来，长桑君

并不意外，长桑君了解他的性格，知道他一定会来的。从此两个忘年之交的挚友，心志相投的师徒结合在一起，教学切磋，救治病人。数年后，吴越人不仅能独自行医看病，而且医术精湛，小有名气了。

一日，吴越人师徒行医于齐晋交界处石盆地区，夜宿客店遇上了家乡的伙伴——季子，就是九死一生被长桑君救治好的一个。季子随父亲出外经商，路过此地，和吴越人谈起家乡的情况：家乡连年病疫流行，尤其是流行一种腹胀、腹部积水的病，病人面黄肌瘦，腹泻呕吐，最后肚腹水满，隆起，有如怀胎十月的孕妇，已经有人相继死去。长桑君走后，医生不敢再去那里，灵吾等又猖獗起来。他们用荆条抽打病人以赶鬼，还让病人仰卧，用木板架住病人腹部，而后在木板上扭唱。有的病人受不了这样的酷刑而当场死去。季子说到这里声泪俱下，唏嘘不已。他还说起吴越人的阿叔，阿叔也得了这病，但他一直拒绝灵吾等为他诊治，他盼望吴越人归去，常念叨不该赶走长桑君，让乡亲们遭了难。他说：“要不是我年岁大了，又有病在身，定要出门去找长桑君。”

吴越人听了季子的叙述，不觉泪流满面，难过得哭了起来。他邀长桑君和他一道回家乡去，长桑君考虑到这里的病人离不开他，也想让吴越人独自去闯闯，便对他说：“鸟儿的羽毛丰满了，就应该任意飞翔，把翅膀练得更硬些……”

吴越人回到了家乡，阿叔十分高兴。由于生病，悦来客店早已停业。吴越人安顿安顿就在原来店堂里看起病来。他一心扑在病人身上。数月过去，阿叔的病好了，村子里的病人都有了明显的转机。他心里琢磨：这病明明是虫积，为什么在

村子蔓延得这么广，几十人得了这种病，病因是什么？那时科学不发达，连起码的检验都没有，但吴越人想到“病从口入”的民谚，而想到村民们的饮水问题。这地方没高山，没大河，十年九旱，全村就几口大塘饮水，这塘在屋宇集中的地方，吃喝饮水是它，洗面洗身也是它，塘水污浊不堪，连鱼都养不活，他想只怕塘水是病疫的起源了。所以要根治这病，必须改变饮水源，只有开凿自流井。打井饮水在当时当地还是件新鲜事，自然有许多阻力，何况在他的身旁，像灵吾之辈，还在瞪眼看着。他回村后，灵吾等人暂时销声匿迹，是因为他们虽然捞足了钱，却没把村民们的病治好，大家对他们不满。可他们并不会死心，这里曾经是他们的地盘，他们决不会甘心让给吴越人。这打井不就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吗？当然吴越人也有较好的准备，他回村后，原来的小伙伴们又都聚首了，子阳、子豹还决定跟他一道学医拜他为师呢！这打井的事，小伙伴们出了不少力，总算能得到大家的同意，定了下来。

始挖的第一口井在村东子阳家门前附近，动工数日，进度很快，看看就要出水了，可是子阳家一头驴突然病死了。这下谣言四起，有人说与打井有关系，冒犯了土煞神，使六畜不安，弄不好还会死人的！不是吗？井是打在子阳家附近，这驴也是子阳家的，不然哪有这样巧合的事？一人说，十人传，百人听，村民们都怕了。有人请来村子年岁最长的老爷爷，最后由老爷爷发话，把这第一口还没有出水的井给填了。

吴越人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反复琢磨这件事情，认定是有人在暗地捣鬼。他仔细检查了死驴，明明驴是中毒死的。又仔细察看了剩下的驴草，在饲料槽里，他发现有一种叫“水莽草”

的剧毒植物，显然驴是吃了这种剧毒植物致死的。谁把“水莽草”放进饲料槽的呢？他心中有数，也有了主意，他没把他的发现公诸于众，只找他的伙伴们作了商量，而后装着若无其事似的还是继续筹划开凿第二口自流井。

季子是吴越人的好朋友，他的父母也十分相信吴越人的为人处事，他们同意在他家门前挖第二口井。季子家住村西，在村子边缘上，与其他人家隔有一段距离，所以在他家门口打井，就是有灾祸，也不致殃及别的人家，自然别的人不会来干预了。

夜静极了，村子里已是黑灯瞎火，大概都已酣睡了。季子家在村里较有地位，过去很穷，近年来父子跑生意，赚了点钱，称得上小康人家。一圈院墙，由一个小槽门出进，说是小槽门，其实只是配相，并没有门板，也就不存在开关了。这里全村的人家都这样，七八间房子，厅是厅院是院的，倒很整齐。进槽门是个不小的院落，靠院西围墙有一排较为低矮的杂屋，其中有猪栏、驴舍、鸡窝、柴房等等。这时柴房里藏着吴越人和子豹几位少年朋友，他们已一连三夜藏在这里了。时值盛夏，炎热不说，这蚊虫叮咬，叫人难受，只听见“啪啪”一声声手掌拍打着皮肉的声音。

“我看不会来了。”这是子豹在叨咕，看来他不耐烦了，有些沉不住气。吴越人在他耳边轻轻地说：

“今晚再不来，他们就没机会了，据我的预测，明天井就可以出水，我们也就成功了。还巴不得他们不来呢！”

子豹心里宽舒了许多，他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，便轻轻地问吴越人：